

智谋细雨

新战争形态下的 舆论战略

● 杨民青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杨民青 著

智谋细雨

新战争形态下的舆论战略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谋细雨：新战争形态下的舆论战略/杨民青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9

ISBN 7-5011-5865-7

I. 智… II. 杨… III. 舆论—心理战—战略学 IV. E83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082 号

智谋细雨

——新战争形态下的舆论战略

杨民青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插页 2 张 31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865-7/E·48 定价：24.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65895562 65897685)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令人沉思的大吃一惊

——新旧战争形态及其嬗变	(14)
“空中战略大师”的失误	(19)
思想性甚高的新战争尚待解读	(24)
突然发力的战争角斗士与长跑者	(33)

第二章 历史地走到了一起

——社会形态、战争形态与传播形态	(38)
耄耋老者与青春少年	(41)
恍如隔世分娩的双胞胎	(46)
值得一提的“人类第一发明”	(53)
姗姗来迟的“第三者”	(58)
复杂的暧昧的朦胧的关系	(63)

第三章 先密后疏的历史年轮

——传播形态及传播媒介	(68)
五世同堂的传播家族	(74)

令人目不暇接的如云“美女”	(91)
从“业余”到“专业”的漫长过渡	(99)
攀登人类传播的“珠穆朗玛峰”	(104)

第四章 百宝箱之里之外

——中国古代战争舆论战略思想的精华与缺陷	(110)
远望近看苍翠的舆论战略理论之树	(117)
如激流漂石、如箭在彀弩、如千仞转石的“势”	(123)
军事之弩与舆论之弦	(128)
关于长城战略思想的历史反思	(135)
跟谁作战与对谁弹琴	(146)

第五章 核蘑菇云铸就的分水岭

——新旧战争形态的质变转换	(157)
研制者心灵蓝天上的核蘑菇云	(162)
打击广岛、长崎与打击全世界	(169)
在核军备竞赛的迅疾跑道上	(174)
可毁灭人类文明的“核眨眼”背后	(179)
赫鲁晓夫“被动真理”的启示	(184)

第六章 核蘑菇云下的新战场

——核时代的积极威慑舆论战略	(189)
核威慑下的“利剑快笔”与“钝剑慢笔”	(192)
先入为主与后入为寇	(199)
毛泽东何以向“纸老虎”主动进攻?	(202)
令人麻木和发人深省的泄密现象背后	(211)

第七章 繁茂的绿洲与萧疏的荒漠

——新战争疆域与新舆论战场	(227)
百年突然膨化的作战思想和舆论领域	(230)
信息技术衍生的无形新战争疆域	(235)
新舆论战场上令人窒息的战争硝烟	(249)
“舆论布雷”与“舆论清障”	(260)
“现代舆论交响乐”与专家群体指挥	(268)

第八章 战争硝烟与新闻风浪

——新作战原则下的隐战争舆论战略	(275)
水到渠成的新作战原则——“控制敌人，发展自己”	(279)
台湾海峡“虚拟新闻”浪潮的背后	(284)
“人体盾牌”——美国眼中的舆论战略杰作	(289)
透视新世纪唯恐天下不乱的“世界大战”	(295)
“新闻浪潮”能否熄灭“战争硝烟”？	(302)
“功夫在诗外”的隐战争舆论战略	(305)
由中国球星走红 NBA 想到的	(312)

第九章 无法回避的选择

——传播媒体的世界公信度	(323)
国际公共新闻价值：世界公信度的“产床”	(326)
世界公信度的六大要素和根本立足点	(335)
“新闻银行”的“零存整取”与“战争暴利”	(343)
你愿做最广泛舆论受众的“心灵情人”吗？	(353)

第十章 从“纵虎遗患”到“画地为阵”

- 透视西方国家战时“新闻管制” (362)
- “新闻自由”的三张血口 (374)
- 一字之差的“画地为牢”与“画地为阵” (385)
- 一手挥“大棒”与一手送“炮弹” (393)

绪 论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备有文备。

——〔春秋〕孔丘《孔子家语·相鲁》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

——〔战国〕尉繚《尉繚子》

举世一致公认，再没有任何艺术或科学，比战争艺术或战争科学更困难的了。

——〔法国〕劳埃德《德国近代战史》

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抑或旁观者，他们在研究战争的时候，往往偏重于那些显赫硕大的战争之果，忽略了那些纤细幼小的战争之苗。风暴狂飏容易让人刻骨铭心和回味无穷，细雨微露容易让人熟视无睹不以为然。然而，古往今来，事关战争成败的舆论战略却酷似中国诗人杜甫笔下“春夜喜雨”，在战争之初久旱望云霓的播种季节，像无尽其数有生命的精灵，像淅淅沥沥有思想的丝弦，“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静静布下一个影响和乃至决定未来战争之秋的巨大军阵。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大树，没有哪一株可以完全离开舆论智谋细雨的滋润和护养。可以说，没有当初的丝丝入扣的智谋细雨，就没有后来郁郁葱葱的

参天大树。在人类自然环境和战争环境日益变得莫名其妙烦躁的今天，以这种观点认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认识影响和乃至决定战争的舆论战略，本身也许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人们研究战争与舆论战略的关系，似乎有必要概略地回想两者的历史渊源。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战争如同一位而立之年成人，和平如同豆蔻年华的少年。马克思曾说过，战争远比和平发达得早，意思是说战争先于和平出现，先于和平成熟。人们粗略算一下，可看出两者悬殊的“年龄”差距——20世纪70年代，有人用电子计算机做过数十万次统计，其结果表明：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1964年，世界总共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达14513次，在长达5164年的人类历史中，和平年代只有短短329年，战争贯穿于4835年中。换句话说，在一天时间里，人类社会只有十多分钟时间属于和平，其余则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中；这同时告诉人们，当“战争巨人”已400岁时，“和平婴儿”不到3岁，不过是一个刚会走路的孩童。在人类社会，短暂的和平不过是漫长战争马拉松长跑中的小小喘息和间歇。

人类社会的战争作为不断成熟不断生长的长者，从未呈现丝毫的老态龙钟，从未呈现走向坟墓的前兆。恰恰相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战争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高科技的“芯片”使战争巨人越发强健和越发充满活力，这证明了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一句格言——“人对于睡眠、爱情、歌唱和舞蹈的厌倦，比对战争的厌倦来得快些。”此话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尽管人们不喜爱和不钟情战争，但注定无法厌倦和无法拒绝战争。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特定阶段，战争对某些人们似乎有生生不息的和汨汨不尽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另一些人们则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研究和驾驭他们原本并不热衷的战争。

迄今为止，战争与人类有着无法割舍的藕断丝连。早在原始社会人类使用落后的武器时，便开始对战争的理性探讨和研究。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多年里，人们对于战争研究的理论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相比较而言，人们对于事关战争的舆论传播的认识和研究则姗姗来迟，人们对于传播形态与战争形态的理论研究不可相提并论，难以等量齐观。人类古代社会虽然已经形成了传播形态，但人们对传播学的系统理论研究却迟到了数千年。给人类社会带来甚为深远的影响现代传播，至今不过五六百年的时间。显然，人类传播事业的短暂历史与持续了数千年的战争历史不成比例，人们对两者理论研究差距十分悬殊。在传播领域，由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截然不同，有关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至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相形之下，人类关于战争的理论研究，至少从两千年前的中国春秋时期，便走入完整深刻的军事哲学思维领域。

人类有关战争的理论丰厚而成熟，决非意味对战争的理性认识已经完成或大体完成。即使到了科技发展迅猛的 21 世纪，人们对于已逝战争的众多理论问题仍然需要深化认识，更不要说对众多正在产生的新战争理论的展望和预测了。有人认为，新战争理论及其战争法则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很可能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难以尽数的新战争未知世界里，等待人们认识和破解的战争理论之谜可谓比比皆是。现在，人类进入全面认识宏观宇宙世界和全面认识微观人类世界的崭新时代，但是，人们对于战争某些基本问题仍难有定论。比如：人们至今无法断定稚嫩脆弱的和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消除成熟强悍的战争。或许，只要两者同在，后者必定显示其特有的狰狞、血腥、强悍和暴烈，和平终将像美丽女性，只具有温良、柔弱、顺从和平和。只要战争这一强汉注定存在，只要和平女神注定受到欺凌，人们不能不继续下决心研究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各类战争，不能不对其投入更大精力和更多的智慧。

回首人类社会的战争，不同的战争形态犹如不同历史阶段形

态各异的文字载体，需要人们耐心细致解读和研究。原始社会战争与封建社会战争相比，封建社会战争与现代战争相比，常规战争与高技术战争相比，都发生地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今后，人类的新战争与旧战争相比，也许不再重现以前的相似性，每场战争都可能书写富有新意的篇章，可能创造新的战争历史或新的战争记录。相比之下，人类历史上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和那些少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倒像未被人发现和挖掘的深土、深海里的历史文物，等待人们发现和认识。

对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人类最初的战争，后人只能通过历史残存的只鳞片角的珍贵文物考察和研究。刻在兽骨和龟板上至今难以全部解读的某些战争，像法国和西班牙原始洞穴中的令人称奇的岩画，那些人们至今未完全破解的神秘图腾，也许凝结着的无数未知的战争理论和规律的内涵，当然难以完整准确理解。属于原始的和简单的战争形态，对当今的人们来说，有无数尚未破解的谜底。人们对人类社会最初战争的研究，除了从某些文物上获得合情合理的揣摩和想像外，更多得益于残留至现代的原始部落的分析与解释。这些人类社会文明的活化石，成为了人们透视原始战争鲜活生动的细胞。

已成为历史文物的新旧石器工具的化石，同时是研究原始社会形态和原始社会战争的珍贵史料。有关中国奴隶社会战争的文字，曾载于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古墓的竹简中，这些残存的出土文物显现了原始战争的真切雏型。理藏于地下两千多年的中国秦俑军阵，甚为真实细致地展现了古代战争许多的外在形式，其中蕴含的内容注定比外在形式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深刻得多。此前，以孙武子为代表的东方古代军事家、理论家、战略家们的诸多鸿篇巨制，以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令人折服的理论思辩，奠定了震古烁今的军事理论的历史地位。他的智慧成果的光华和生长土壤的条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包

括西方的军事家们，在研究现代战争和进行现代战争的时候，仍需要回到数千年前的古代战争智慧宝库中，寻找出奇致胜的思想武器。

发生于人类农业时代的战争历史及战争理论的研究，通过各种大量的书籍，被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农业社会的战争活动，成为甚为严峻和极具挑战力的社会实践。当时的人们在有关武器装备、军队建制、战略战术、军事思想等多方面的理论总结，已经触及到人类战争理论大系中的众多领域，以及人类战争规律的本质。人们对历史上那些规模巨大耗费众多，曾投入古代先人智慧、生命与热血的战争，进行全面和深刻的理论积淀，在结有前人丰硕成果的战争理论之林里，根植下株株茂密的理论大树，为后来留下了大量供研究和考证的文字，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人类社会热兵器战争的问世，特别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半机械和机械化战争使战争形态经受了烈火的锻冶和铸造，新战争在钢铁的对击和炸药进击中，呈现加速嬗变和演化的历史趋势。工业文明成为现代战争发展的导火索和加速器，人们对战争的理性思考，在先人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人类无论在投入的人力方面，还是投入的物力方面，以及战争的规模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20世纪发生的两场人类历史上规模巨大的战争，使战争纪录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峰巅。在此前后，一直领先于世界的东方战争理论，受到了领先于世界工业革命的西方军事理论的挑战。

核武器的粉墨登场使人类社会的战争及其理论发生巨变，不断生成的朵朵核蘑菇云成为威胁人类安全的最大阴影。核战争理论、核威慑理论像核爆炸一样，发生了新的裂变。新战争形态的烟幕化作结束旧千年的历史帷幕，使人类迎来了21世纪并不轻松的黎明曙光。战争巨人的脚步无声地迈入了信息化时代的门

槛，新的战争形态在浩瀚无限的网络知识海洋里游弋，战争进入了精确细致的数字化世界。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现了如同魔幻的新奇世界，一个如同神话的新奇世界。在现代的数字化战争图书馆里，人们如果不借助于理论与知识的翅膀，很难窥测现代战争全貌，很难把握未来战争大势，很难做出科学的结论。

一百多年前，出生于德国理论沃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中，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社会本质。同时，他们对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观、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战争的决定因素、军队建设理论、科学技术与军事的关系、战争与舆论的关系等，作出系统的论述与架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体系的基础。在人类社会迄今星汉灿烂的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银河大系中，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理所当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其中，作为对军事有深入研究的恩格斯，曾最早提出考察战争形态的三大要素——主战武器、军队编成、作战思想，这成为人们研究和考察战争形态的科学指南，至今为世人所公认。

与系统庞大的军事科学体系相比，人们对于战争形态下舆论战略的研究相对滞后。人们更多是从其他领域里，找到有关战争形态和舆论战略的相关文字。掩卷而思发现，人们一直将战争中的舆论战略问题，较早和轻意地划入了传播领域或宣传领域，很少将它作为一门与战争理论密切相关的学科深入研究。战争实践证明，随着新战争形态的不断嬗变，特别是凝聚人类智慧精华的高新技术武器出现以后，现代信息战全面融入人类社会以后，新战争形态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舆论战略作为现代战争作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导中具有了突出的地位。舆论的交流、争夺与对抗，从先前的次战场走向主战场，人们对战争中舆论战略的研究越来越重要，新的舆论战略

不断被新的战争实践证实着和改写着。

20 世纪下半叶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信息战理论，深刻提醒人们为赢得未来战争，必须在关注和研究军事斗争之际，同时关注和研究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的舆论斗争。可惜，理论家们的这些预见式的超前提醒，未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新战争形态中的军事惨败者，仅仅看到了军事上的失败，未必从中吸取应该吸取的教训，尤其没有看到军事战略以外的舆论战略的失败教训。相形之下，最近十多年现代战争中的连续胜利者——“山姆大叔”却始终存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得意忘形之时，常常自我诊断时隐时现的“战争胜利病”。美国某些军事专家认为，“战争胜利病”病症之一是忽略和轻视战争中舆论战略的研究和实施。这些现象时刻告诫人们：战争形态变化了，舆论战略必须随之变化！如果战争形态变化了，舆论战略固定不变，尽管可能具有军事主动权，但是，有可能遭遇莫名其妙的失败，例如美国在越南和索马里的那样的失败。

军事专家认为，如果从战争与能量的关系上考察，人类的战争可分三种形态，即：体能为主的战争形态、技能为主的战争形态和智能为主的战争形态。这种对战争形态的认识，其基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形态三大要素的逻辑起点大同小异，不失启迪人认识的新角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核武器为标志，人们在以释放智能为主的战争中，开发和应用了核能，同时带来了包括定向能在内的高技术能的开发和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还将不断开发和应用新能量，投入到新的战争中。相比体能和技能的开发和运用来说，智能领域无疑是人类开发和应用能量中广泛、深刻、活跃、丰富的领域，可谓一个不可穷尽的灿烂辉煌世界，一个匪夷所思的魔幻世界。

有军事家预测，21 世纪的战争将是智能战争，人类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全新智战时代。人们对体能为主的战争、技能为主的

战争和智能为主的战争三种战争形态，曾做过比较形象的比喻——农业经济时代的战争好比“摔跤”，是使用冷兵器的军人的体能较量，战争主体是体能型军人；工业经济时代的战争类似“赛车”，是军人操作武器技巧的比试，以及结构复杂的热兵器间“硬件”的碰撞，战争主体是技能型军人；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战争，很像“二人对坐，从容谈兵”棋逢对手的“纹枰论道”。^①由于新战争中武器系统越来越多地嵌入高知识含量的“软件”，战争中的知识要素越来越多，战争成为掌握大量知识的军人之间运用智能与知识物化成果间的激烈对抗，要求战争的主体只能是智能型军人。不过，未来新战争不可能像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与计算机“深蓝”对抗一样文雅与宁静，新战争仍将是血与火的暴力对抗，仍以牺牲人类的生命和文明为巨大代价，对此，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基于类似的分析和研究，有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未来的战争的形式之一是“思维战”的设想。^②初听起来，让人蹙额费解如坠云雾。然而，这正像20年前有人预测信息战即将到来一样，当人们感到信息战如同天外来客处于“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时候，美国等多国部队已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将人类历史上信息战的雏型魔幻般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思维战”究竟能否成为未来战争的战争形式之一？能否出现在未来新的智战时代？人们可拭目以待。当然，信息战、思维战是在原来战争形态基础上开辟了新的战场，不意味完全取代故有的战场及武器，不意味着新战争从此变得越来越文明。就人类的整体损失而言，新的战争形态很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极为残酷与惨烈的武装对抗。以分秒为基本计算单位的未来战争，很可能在瞬间使人类

^① 见刘博、周航军著《第三代战争》。

^② 见沈伟光著《新战争论》。

倒退数十年，从 20 世纪末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来看，这样的预测并非耸人听闻。

在未来的智战时代，舆论战场的地位势必继续提升，有关战争智慧与智能的表述、体现、控制和威慑，一时一刻离不开全新的舆论阵地和舆论战场。现代的信息战本身包含着空前激烈的舆论对抗，包含着战争决策者信念和智慧的对抗，包含着战争双方国民整体意志和精神的对抗。新战争形态不仅表现在有限的军事领域，而且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无限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精神领域、心理领域等等。由于新旧战争在某些方面有某些相同外在形式，往往使人忽略甚为相异的内容。延续旧战争形态下的或成熟或不甚成熟的某些舆论战略，可能成为或经验丰富或经验不甚丰富政治家、军事家和理论家们老马识途的旧路。军事理论家普遍认为，当今时代正处于新旧战争形态交替变化的不确定性时代，即便认识了历史交替的趋势，仍然很难把握交替时代的客观规律和正确方略。

对于不同战争形态下不尽相同的舆论战略，许多人至今缺乏重视和研究，需要重新认识和研究的首先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们。人们应该注意到：战争形态与传播形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有明显差异性和特殊性，二者缺少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们可随手捻来的同步性和替代性。在新的战争形态中，先前有关舆论战略成功的思维，容易成为可以继续成功者历史行为的惯性思维，容易让人自然而然重蹈历史旧辙。人们如果想避免这样的失误，必须下功夫研究新战争以及新战争中的舆论战略。

人们应该像熟悉和学习军事科学一样，熟悉和学习传播科学。新战争中的舆论战略的产生与确立，不仅与战争密切相关，而且与传播技术、传播工具、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一系列与传播形态相关的部分和领域密切相关。与战争中的技术因素必然决定战术因素一样，一定时代体现一定科技水平的传播工具决定了

舆论传播战术，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一定时代的舆论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时代中大众传播工具是舆论战略产生和确立的前提条件，没有先进的传播工具，实施成熟和成功的舆论战略毕竟是相当困难的。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科学技术对于战争的青睐远远超过了舆论传播，不断嬗变的和有着强烈刺激性和危险性的战争，似乎永远是科学技术强汉面前富有魅力的绝色佳人。富有极强生命力的强汉，从来难以抗拒天使般美女的诱惑。

远在人类以禽兽野果饱腹后不久，人们刚刚有了甚为原始的剩余劳动产品，新兴的奴隶主们便粗暴地强暴了质朴、贫瘠处女般的原始平均主义的社会公德，娩出一个名为“不义战争”的奇怪胎儿。战争的出现绝非后来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礼物”。从战争的起源上看，人们对于这一历史怪胎的正确与深刻的认识，只能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原始动因考察。在诸多的原始动因中，经济往往是各种因素中根本的因素，政治往往是各种因素中集中的体现。当战争一旦以残暴的形式出现，为制止残暴形式主义派生的正义战争，与“不义战争”如同一对双胞胎，注定成为人类正义力量的化身，共同不断催发一个又一个新武器出现和一个又一个新战争形态的诞生。

战争与科技的有着至亲至近的血缘关系，相比之下，人类的大众传媒与科学技术似乎是非血缘的远亲关系。对于具有大众意义的传播媒体来说，造纸术、印刷术、现代报刊的出现，是人类战争形态形成上千年以后的事情。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往往最先出现于军事领域，而非传播领域。尽管这一事实令人费解，但是，人们必须老老实实面对。当然，科学技术并非因此忽略了传播领域，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传播领域